

TOWARD HARMONY  
A Study of Flannery O'Connor

# 走向和谐

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

杨纪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 走向和諧

社會和諧與和諧社會研究

張其成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编号: 09YJC752002)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中的“和谐思想观”》

# 走向和谐

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

TOWARD HARMONY

A Study of Flannery O'Connor



杨纪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和谐: 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 / 杨纪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61-4750-4

I. ①走… II. ①杨… III. ①奥康纳, F. (1925 ~ 1964) —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014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吴泽庆  
责任印制 张雪娇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  
定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论 .....	( 1 )
第一节 奥康纳的生平与艺术创作 .....	( 1 )
第二节 西方奥康纳研究 .....	( 18 )
第三节 国内奥康纳研究 .....	( 29 )
第一章 从信仰危机到人性回归 .....	( 38 )
第一节 传统上帝的缺席 .....	( 39 )
第二节 女救世主的困境 .....	( 52 )
第三节 基督的流离失所 .....	( 61 )
第四节 尼采“超人”的困惑 .....	( 70 )
第五节 人性的回归 .....	( 80 )
第二章 从性别主义到两性和谐 .....	( 91 )
第一节 “南方淑女”的消亡 .....	( 92 )
第二节 “母性”与“自我”的冲突 .....	( 100 )
第三节 母权制的瓦解 .....	( 105 )
第四节 强势女孩的挫败 .....	( 113 )
第五节 两性和谐的实现 .....	( 117 )
第三章 从种族对立到种族和谐 .....	( 125 )
第一节 白人至上论的挫败 .....	( 125 )
第二节 种族隔阂的悲剧 .....	( 135 )
第三节 虚假平等的恶果 .....	( 141 )
第四节 种族关系的破冰 .....	( 150 )
第五节 种族平等的端倪 .....	( 153 )
第四章 从历史幻想走向历史现实 .....	( 159 )

---

第一节	历史幻想的破灭 .....	(161)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 .....	(163)
第三节	“家庭罗曼史”的瓦解 .....	(168)
第四节	白人男性的失语 .....	(173)
第五节	历史现实的回归 .....	(180)
结语	.....	(187)
参考文献	.....	(193)
后记	.....	(214)

# 绪 论

## 第一节 奥康纳的生平与艺术创作

美国 20 世纪南方天主教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 (Flannery O' Connor, 1925—1964) 的一生平凡而神秘, 集作家、批评家、知识女性、幽默家、天主教徒、南方人和鸟类爱好者于一身。表面上看, 奥康纳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安达卢西亚家庭农场的生活单调平淡: 每一天以祷告开始, 随后的几个小时在手动打字机上面敲小说, 下午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写信。对此, 奥康纳曾经说过: “至于传记, 将来不会有关于我的任何传记, 因为, 只有一个原因, 在房子和养鸡场之间的生活不会激发传记的创作。”<sup>①</sup> 然而, 这种平淡生活背后却是丰富且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生活。正是由于对自己平淡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和对精神信仰的热爱, 奥康纳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正如奥康纳儿时饲养的“倒行的小鸡”到成年后饲养的“开屏的孔雀”, 奥康纳在平凡中成就了独特的美丽, 其众多身份的结合成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的一朵奇葩。

弗兰纳里·奥康纳于 1925 年 3 月 25 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萨凡纳市<sup>②</sup>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 里贾娜·克莱因·奥康纳 (Regina Cline O' Connor) 和小爱德华·弗朗西斯·奥康纳 (Edward Francis

---

<sup>①</sup> Flannery O' Connor, *The Habit of Being*, ed. , Sally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pp. 290 - 291.

<sup>②</sup> 萨凡纳市 (Savannah) 是佐治亚州凯萨姆县 (Catham county) 最大的城市和县府所在地, 1733 年建立, 是殖民地时期佐治亚省的首府, 后来成为佐治亚州第一个州政府所在地。该市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都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城市。萨凡纳市现在是一座工业城市 and 重要的大西洋海港城市, 也是佐治亚州的第五大城市。

O' Connor, Jr.) 的独生女儿。奥康纳在萨凡纳市的圣·约瑟夫医院 (St. Joseph's Hospital) 出生。这家医院被周围的人们习惯上称为“老约瑟夫医院”，深得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信赖，由“仁慈姐妹”教会<sup>①</sup>的爱尔兰裔修女们创办。1876年，这些修女因为照顾黄热病患者而成为当地的英雄，当时这家医院还叫作“老医学院” (Old Medical College)。圣·约瑟夫医院不仅是当地爱尔兰社区医院，而且是奥康纳家族医院，奥康纳的表亲凯蒂·塞姆斯 (Katie Semmes) 是这家医院的主要捐助人。凯蒂的父亲约翰·弗兰纳里 (John Flannery) 上校是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的军官、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萨凡纳棉花交易所的经纪人。1901年，弗兰纳里上校去世，将近100万美元的资产留给了独生女儿凯蒂。凯蒂用这笔遗产捐资建造了该医院的新楼，将其命名为“弗兰纳里纪念馆” (Flannery Memorial)，用以纪念约翰上校和他的妻子——玛丽·艾伦·弗兰纳里。

虽然生活在新教为主的南方地区，奥康纳家的天主教渊源颇深。宗教生活自然也成为奥康纳人生的起点。她的外曾祖父休·唐纳利·特雷纳 (Hugh Donnelly Treanor) 出生在爱尔兰，1833年成为米里奇维尔市 (Milledgeville) 的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后来，特雷纳夫人慷慨地捐献出土地，1874年，建成圣心天主教堂。1888年，奥康纳的外祖父彼得·詹姆士·克莱因当选米里奇维尔市这座新教小镇的第一位天主教市长。<sup>②</sup> 6岁的时候，奥康纳开始就读于萨凡纳市的圣·文森文法学校。在学校里，“仁慈姐妹”教会的姐妹们对她进行了天主教基本教义问答训练。1936年，奥康纳转入圣心学校。1938年，奥康纳的父亲就职于亚特兰大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全家一起搬到亚特兰大生活。在1939—1940学年，奥康纳就读于北弗顿高中，这是一所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建于1932年，专门招收白人孩子。对于14岁的奥康纳来说，亚特兰大是一场

---

<sup>①</sup> “仁慈姐妹”教会 (the Sisters of Mercy)，是1827年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成立的女性教众教会 (A Congregation of Women)，创立者是凯瑟琳·伊丽莎白·麦克奥利 (Catherine Elizabeth McAuley)。“仁慈姐妹”教会致力于教育无知者，探视病者和囚犯，设立医院、孤儿院、贫困妇女收容所。实际上，“仁慈姐妹”教会致力于一切慈善事业。1854年开始，该组织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在爱尔兰、英格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 (岛)、南美洲、墨西哥、西印度群岛等地都享有盛名。

<sup>②</sup> Flannery O' Connor,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 1237.

噩梦。甚至在1964年，成年后的奥康纳仍然对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有着青少年时期的敌意：“我对于亚特兰大的想法是到达，赶紧结束，天黑前滚出去。”<sup>①</sup> 因为母亲和女儿明显不喜欢城市生活，女儿也不喜欢亚特兰大的学校生活，十年级的時候，奥康纳和母亲回到了米里奇维尔市，就读于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sup>②</sup>附属的皮博迪高中（the Peabody Laboratory School）。在皮博迪高中，奥康纳写文章，为学校报纸画漫画。奥康纳的父亲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一种不可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健康状况恶化，父亲辞掉工作，回到米里奇维尔市，1941年死于狼疮，年仅45岁。

1942年，奥康纳在皮博迪高中毕业。由于父亲的早逝带来的打击，17岁的奥康纳选择了留在家乡米里奇维尔市，就读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主修社会科学。她担任大学文学杂志《科林斯》的编辑兼校园漫画作者。奥康纳几乎为每一期的校园报纸、学校年鉴和《科林斯》提供漫画，为自己未来的漫画家职业生涯做着准备和筹划。更为重要的是，奥康纳向《科林斯》投小说、散文和应景诗，早早地表现出了对于讽刺和喜剧的喜爱。在20岁即将毕业的时候，奥康纳已经是《科林斯》文学杂志的主编，《频谱》年鉴的专题编辑，《柱廊》报纸的美术编辑，《凤凰》、《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名人录》以及《国际关系俱乐部》等荣誉社团的成员。教授的评价是：“她详细了解阿奎因，熟读早期的哲学，令人叹服，并且在取得其他成就的同时成长为一个一流的‘知识分子’……很快我就明白了，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并且她正为之努力。”<sup>③</sup> 在此期间，奥康纳设计了自己的艺术签名：将她的名字的首字母MFOC设计为一个有喙的鸟，尽管她最终舍弃了表示“玛丽”的“M”，只剩下了“弗兰纳里”。M是鸟的喙，F是尾巴，O是脸部，C是身体的曲线。奥康纳的好友贝蒂·海斯特·拉夫说：“它看起来像只鸟，但是我确信她会说是只鸡。”<sup>④</sup>

① Flannery O' Connor,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 1203.

② 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Georgia State College for Women），现在的佐治亚学院及州立大学（Georgia College and State University）。

③ Jean W. Cash, *Flannery O' Connor: A Life*,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2, p. 67.

④ Brad Gooch, *Flannery: A Life of Flannery O'Connor*,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09, p. 396.

奥康纳在 1945 年取得社会科学学位。毕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其中包括爱荷华大学的奖学金。

1945 年秋季，奥康纳进入爱荷华大学研究生院新闻专业学习，期待着开始自己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职业生涯。然而，在第一个学期，她就发现新闻不是她的专长，于是她来到如今已经闻名世界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请求攻读创作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学位。当时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发现她的小说有想象力、有触感、鲜活，立即接受她加入进来。奥康纳后来告诉采访者：“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连报纸上的广告和短篇小说都分不开。”<sup>①</sup>当然，奥康纳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作家工作坊中走出来的诸多著名作家中的一员。奥康纳在发表第一部卡通作品时开始使用 MFOC 的签名，在大学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奥康纳修改了签名，变成了“M. F. O’ Connor”，同样，几乎从她来到爱荷华大学的那一天起，她就决定在做自我介绍和签署文件时用“Flannery O’ Connor”（弗兰纳里·奥康纳）。

当时，安格尔请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到作家坊做客和讲座。在此期间，奥康纳结识了几位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新批评的泰斗、诗人约翰·克劳·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罗伯特·佩恩·沃伦<sup>②</sup>、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以及《塞沃尼评论》（*Sewanee Review*）的编辑安得鲁·莱特尔（Andrew Lytle）等。这些艺术大师对奥康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康纳较早结识的是诗人兰瑟姆。兰瑟姆是《凯尼恩评论》（*Kenyon*）的创始人和编辑，新批评的泰斗。他选择了奥康纳的一篇小说在课堂上阅读和讨论。得到这样一位著名的南方作家的赏识使处于创作初期的奥康纳深受鼓舞。然

---

<sup>①</sup> Katherine Fugin, Faye Rivard and Margaret Sieh, “An Interview with Flannery O’ Connor”, *Censer*, College of St. Teresa, Winona, Minn, Fall 1960, p. 59.

<sup>②</sup>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堪称美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少见的全能作家。他曾以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获普利策文学奖。1986 年，又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桂冠诗人。作为评论家，他是新批评派的主干之一，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合著的《理解小说》、《理解诗歌》等书成为美国各大学必备的教科书。然而，沃伦从根本上讲是诗人，即使在写小说和评论时，仍透出了他的诗人气质。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写诗，至今已出版了十多部诗集。

而，这部作品是根据高中的一篇作文的模式写的，奥康纳试图在文中表现南方的贫穷白人和黑人的对话。当兰瑟姆看到“黑鬼”（nigger）这个词时，他拒绝大声朗读，以“黑人”（Negro）替代之。“这的确毁掉了这个故事”，奥康纳对1947年来作家班任教的罗比·麦考利（Robie Macauley）抱怨说：“我所写的人们不会使用任何其他的话。”<sup>①</sup>安得鲁·莱特尔是奥康纳的小说最早的认可者。他后来在《塞沃尼评论》发表了一些她的故事以及对她的作品的评论。1946年4月，罗伯特·佩恩·沃伦来到爱荷华大学，从众多的学生作品中挑选了奥康纳的一篇小说。兰瑟姆也曾挑选她的作品，但是对其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与兰瑟姆不同，沃伦带给奥康纳的是纯粹的快乐。沃伦因新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All the King's Men*）（1946）获得了1947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样一位大师的肯定让奥康纳备受鼓舞，正如詹姆斯·B·豪尔所回忆的：“当时R.P.沃伦翻着一只眼睛说：‘上帝啊，我喜欢这里的这段！——天啊，出事了。下一次，你会变得更强大，更大胆，更有决心了。’”<sup>②</sup>奥康纳选了另外一位新批评新星奥斯特·沃伦的文学批评课。当时他正和爱荷华大学的教授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一起写作他们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作为补充阅读文本，奥康纳选择了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以及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佩恩·沃伦合著的《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理解小说》和卡洛琳·弗格森·戈登（Caroline Gordon）<sup>③</sup>的《老雷德》（*Old Red*）成了奥康纳早

① Robie Macauley, *Journal of Thought and Opinion* 8, *Esprit*, No. 1 (University of Scranton, Scranton, Pa.) Winter, 1964, p. 34.

② Brad Gooch, *Flannery: A Life of Flannery O'Connor*,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09, p. 128.

③ 卡洛琳·弗格森·戈登（Caroline Ferguson Gordon, 1895—1981），美国著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获1932年的古根海姆学者奖和1934年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奖。29岁时，戈登结识艾伦·泰特，1925年与其成婚。他们的家成了当时知名文人的沙龙，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T.S.艾略特、罗伯特·佩恩·沃伦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都是常客。戈登早期的小说受到了南方重农主义者的影响，表现出和这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位成员一样强烈的怀旧情绪。1947年，戈登皈依了天主教，成为另一位皈依天主教的南方作家沃克·帕西的朋友和师长。

期创作的摹本。

1946年3月，奥康纳收到稿件录用通知，《天竺葵》被《方言》夏季刊接受。这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伊利诺伊大学发行的这份“小杂志”曾经发表了鲍尔斯<sup>①</sup>和威廉·高斯<sup>②</sup>的处女作。奥康纳曾经向一位同学坦言，直到这家备受瞩目的文学杂志采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她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说作家，并且补充说：“虽然我想在距离你说的擅长的程度的路还长着呢。”<sup>③</sup>1955年，在接受爱荷华电视记者哈维·贝莱特采访时，奥康纳再次简单地分析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从此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公开写了。”<sup>④</sup>

1947年，奥康纳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第一部小说《智血》获得了莱因哈特—爱荷华小说奖（Rinehart-Iowa Fiction Award）；同时，她被纽约州北部的耶都艺区邀请为写作区员。耶都艺区是纽约萨拉托加温泉附近的艺术家的聚居区。1948年夏天，奥康纳到达耶都。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一样，耶都当时聚集了包括凯瑟琳·安妮·波特<sup>⑤</sup>、尤多拉·韦尔蒂<sup>⑥</sup>、

① 鲍尔斯（James Earl Powers, 1917—1999），美国罗马天主教小说家。

② 威廉·高斯（William Howard Gass, 1924—），美国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和哲学教授。著有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小说集和七卷散文集，其中三卷获得国家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1995年的小说《隧道》（*The Tunnel*）获得美国图书奖。

③ Jean Wylder, “Flannery O’ Connor, A Reminiscence and Some Letters”, *North American Review* 225, No. 1, Spring 1970, p. 59.

④ Harvey Breit, “FOC Interview with Harvey Breit”, Galley Proof, WRCA-TV (NBC), New York, May 1955, *Con*: 6.

⑤ 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1980），美国作家，以其精美而充满活力的散文、精微的心理洞察力和准确的表达而著称。她的作品以西南部、新英格兰和墨西哥为背景。她的小说收录于《盛开的犹太花》（1930）和《灰白马、灰白骑士》（1939）等。1966年，波特因《小说选集》（*Collected Stories*）而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⑥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 1909—2001），美国作家，短篇小说大师。1973年，韦尔蒂的小说《乐天者的女儿》获得了普利策奖。此外，韦尔蒂的作品还获得过美国图书评论家奖、美国图书奖、欧·亨利奖、美国文学艺术金质奖章等。198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授予韦尔蒂自由勋章，对她进行表彰。1998年，美国图书馆选编的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美国文学巨人作品》系列书籍收入了韦尔蒂的作品，打破了过去这套丛书只选已去世作家作品的规矩，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轰动。

麦卡勒斯<sup>①</sup>、卡特丽娜·特拉斯科、杜鲁门·卡波特<sup>②</sup>、派翠西亚·海史密斯<sup>③</sup>、罗伯特·洛厄尔<sup>④</sup>等在内的南方文艺复兴的作家们。几个月后，奥康纳搬到纽约市，住在百老汇大街和西第十街的拐角处的一座公寓楼。接着，奥康纳搬到天主教朋友莎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公寓。罗伯特是著名翻译家。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奥康纳去世后为她的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菲茨杰拉德家，奥康纳遇见了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为她的创作和精神生活都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不幸的是，1950年，这段稳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就中断了。圣诞节前不久，奥康纳登上了从纽约市回佐治亚州的火车。回到米里奇维尔的时

---

①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22岁完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创作。麦卡勒斯一生备受病痛折磨，15岁时患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一系列疾病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导致她在29岁时瘫痪。麦卡勒斯的作品多描写孤独的人们，孤独、孤立和疏离的主题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并烙刻在她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麦卡勒斯的重要作品还有《伤心咖啡馆之歌》、《金色眼睛的映象》、《婚礼的成员》等。其中，《心是孤独的猎手》在美国“现代文库”所评出的“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中列第17位。

② 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Truman Garcia Capote, 1924—1984），1946年，卡波特凭借短篇小说《米利亚姆》（*Miriam*）获得了欧·亨利小说奖。194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Other Voices, Other Rooms*），该小说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50年代初，他进入20世纪福斯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其主要作品有《击破魔鬼》等。1951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草竖琴》。同年，他以短篇小说《花房》第二次获得欧·亨利小说奖。1958年，奠定其大师地位的杰作《蒂凡尼的早餐》出版。1959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创作奖，1964年被选为该院院士。1966年，完成了其巅峰之作《冷血》。在《冷血》一书中，卡波特开创了“真实罪行”类纪实文学，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的里程碑。

③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 1921—1995），美国当代最重要、最具话题性的女性作家，开创了犯罪小说中的“海史密斯流派”，她的写作风格繁多多变，充满人性冲突与挣扎，尤其是私家侦探更在她作品里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毕生写过20余部小说与7部短篇小说集，作品无论是侦探谋杀故事、惊悚短篇作品或女同志话题，在全球各地广受欢迎。第一部作品《火车怪客》（1950）一经问世，有“悬疑大师”之称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就主动同她取得联系以获得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权利。1951年，改编后的电影《列车上的陌生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④ 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 1917—1977），美国诗人。曾在哈佛大学求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拒服兵役遭监禁。60年代后在哈佛大学任教。晚年常住英国。诗集《威尔利老爷的城堡》获普利策文学奖。他从诗集《人生研究》开始，写作“自白诗”，主要探索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接触到60年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还写有诗集《给联邦死难烈士》等。

候，她的叔叔把她描述为类似“干瘪的老太婆”。<sup>①</sup>最终，奥康纳被诊断患上了家族性的红斑狼疮。从1951年到1964年，奥康纳和母亲平静地生活在米里奇维尔的家庭农场——安达卢西亚。在农场里，奥康纳最大的乐趣就是喂养孔雀。孔雀是奥康纳人生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的意象，为奥康纳的生活、信仰以及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一切要追溯到奥康纳儿时的一次经历。儿时的奥康纳曾经训练她的“卷毛”的矮脚鸡倒着走路，引起了百代电影公司（Pathe Newsreel Company）的关注。该公司从纽约市总部派了一位摄影师到奥康纳家拍摄这只会倒行的小鸡。奥康纳说：“我6岁的时候有一只矮脚鸡，它会倒着走，百代电影片中报道过，我也在里面和鸡在一起。我只是在里面给鸡帮忙，不过这成了我生命中的最高点。此后的一切都是反高潮。”<sup>②</sup>这一短暂的心路历程对奥康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康纳将自己一生对于饲养奇异鸟类的激情追溯为童年那部热闹的摄影机。近30年后，在《百鸟之王》中，奥康纳坦言：这一事件“成为我终生的标志”。<sup>③</sup>奥康纳回忆说：“从那天和百代电影的那个人在一起以后我就开始收集各种禽鸟。”<sup>④</sup>奥康纳收集各种有怪异特征的鸟类：她养了一只眼睛的天鹅、长着一只绿色眼睛和一只橙色眼睛的鸡、一个超长脖子的鸡、一个歪着鸡冠的鸡，还有一群绿头鸭、三只日本乌骨鸡、两只荷兰凤头鸡、一窝野鸡、一窝鹌鹑。她曾经费了很多功夫去搜集罗伯特·李普莱的“李普莱信不信由你奇趣馆”<sup>⑤</sup>中的一只砍掉头之后还活了30天的公鸡的图片。“我更想找到一只只有三只腿或三只翅膀的，但一直没有发现。”令奥康纳感到遗憾的是：“显然百代电影公司再也没听

① Flannery O' Connor, *The Habit of Being*, ed. , Sally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p. 22.

② Ibid. , p. 832.

③ Ibid. .

④ Ibid. .

⑤ 罗伯特·李普莱（Robert Ripley, 1890—1949），美国20世纪的漫画家、企业家、探险家、记者、收藏家和业余人类学家，于1918年开办了一个名为《信不信由你》（*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的专栏，以漫画形式介绍世界各地的奇闻趣事，并一举成名，这一栏目一直持续了37年之久，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读者面最广的漫画专栏，他那绝妙的画笔和幽默的文笔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李普利及其主持的《信不信由你》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作品皆由一人完成；所有素材皆有根有据，为搜集到世界各地的奇闻趣事的第一手资料，他曾周游过198个国家，并因此被誉为“现代马可·波罗”。

说过我的其他的鸡，再也没派过摄影师。”<sup>①</sup>当然，奥康纳还饲养了一大群孔雀。

众所周知，在25岁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之后，文学写作和孔雀陪伴奥康纳度过了疾病缠身的痛苦岁月。这些孔雀自然而然地从奥康纳的现实世界走进了她的文学世界。在奥康纳第一部小说《智血》中，奥康纳通过主人公黑兹尔的女房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行为的本质：“她看见他倒着走，倒退回了伯利恒<sup>②</sup>，她禁不住大笑起来。”可见，“倒行的小鸡”在奥康纳的心中挥之不去。奥康纳总结道：“我的追求，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都止于孔雀。”<sup>③</sup>这些奇特的动物的尾巴就像太阳系的天体图，在奥康纳成为著名作家以后，这些鸟就经常和奥康纳联系在一起。很多摄影师到访过，或希望参访奥康纳的农场——安达卢西亚。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乔·麦克泰尔在1962年为《大西洋杂志》拍摄的，后来被用作奥康纳的书信集《生存的习惯》的封底。照片中，奥康纳拄着铝合金拐杖，站在纱门前，似乎正在和那些梳理羽毛的孔雀们聊天。另外一个著名的孔雀形象出现在奥康纳的短篇《背井离乡的人》中：“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闪闪烁，发出金绿色和蓝色的光彩，它少许翘起来点儿，免得碰到地面，还像蓬起的裙裾那样，在两边飘扬出去。”“尾巴上满是太阳。”<sup>④</sup>故事中，“孔雀正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后退，脑袋靠在展开的尾巴上”。<sup>⑤</sup>就这样，奥康纳从儿时那个训练小鸡表演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位描绘美丽的开屏孔雀的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孔雀的尾巴每一年脱落一次，在新的一年里会重新长出来。在奥康纳看来，这一过程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从生到死，无声无息，却又生生不息。孔雀开屏带来的刹那间的美丽就如同人生最为精彩的瞬间，短暂却可以留存到永远。孔雀开屏的壮丽加深了奥康纳对于生命真谛的理解，“我要保持坚强，让孔雀繁殖”。<sup>⑥</sup>

① Flannery O' Connor,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 832.

② 伯利恒 (Bethlehem), 耶路撒冷南方六英里一市镇，耶稣诞生地。

③ Flannery O' Connor,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 832.

④ 弗兰纳里·奥康纳：《公园深处：奥康纳短篇小说集》，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⑤ 同上书，第172页。

⑥ 苏珊·巴莱：《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963年圣诞节前的星期一，奥康纳晕倒，接下来的十天，卧床不起。在1964年2月份，奥康纳收到医生的诊断结论，医生说她将需要一个子宫切除术来去除扩大的肿瘤，正是这个肿瘤导致她严重贫血和晕厥。最初的手术结果很乐观，于是，奥康纳在3月初回到家中。5月底，奥康纳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她需要回到亚特兰大的医院检查。6月21日，奥康纳再次回到安达卢西亚的家里，在床边搭起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电动打字机。在午夜前不久，她陷入昏迷状态。8月3日，在鲍德温县医院，奥康纳病逝，年仅39岁，葬于米里奇维尔的米莫瑞山公墓（Memory Hill Cemetery）父亲的墓旁。她的母亲里贾娜于1997年辞世。关于死亡，奥康纳曾说过：“我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而死亡一直是我想象的兄弟。一个故事不在死亡或其先兆中结束，我是不能理解的。”<sup>①</sup>对于久病的奥康纳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对生病已经厌烦了。”<sup>②</sup>

奥康纳的艺术和人生完美地体现在了她的小说世界。奥康纳的作品源于生活，源于她对不同的人的细心观察。表面上，奥康纳在安达卢西亚的生活单调平淡。然而，尽管她深居简出，她的作品却揭示了一种对人类行为的细微差别的异乎寻常的理解，尤其是对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首先，奥康纳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高度宗教责任感的作家。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她真实地记录下了美国南方她所熟悉的人情世故。在她看来，南方是她的故乡和情感的归属地，她被批评家誉为“南方文学的先知”。奥康纳曾宣称：“一个作家越是要凸显超自然的世界，她就越需要有能力使自然世界变得真实可信。”<sup>③</sup>奥康纳作品的素材源于她的生活。

1945年秋，奥康纳进入爱荷华大学，后加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创作。有一次，一对夫妇在市场东街开了一家“大学理发店”，接待由于“黑人隔离法”的限制无法在镇里或校园里理发的黑人学生。几个

---

① Flannery O' Connor, *The Habit of Being*, ed., Sally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p. 579.

② 弗兰纳里·奥康纳：《生存的习惯》，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③ Flannery O' Connor, *Mystery and Manners: Occasional Prose*, eds., Robert and Sally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9, p. 128.

星期的时间里，作家工作坊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其唯一的黑人成员，赫伯·尼普森（后来成为《乌木》杂志的编辑）需要走 25 英里去理发。在《理发师》中，奥康纳再现了在南部农村的一个虚构的大学城里的“乔的理发店”里面的种族紧张关系。

1946 年圣诞节左右，奥康纳开始写一个新故事——《火车》。她后来解释这个故事的起源：“我是在从芝加哥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开始写的。车上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田纳西男孩，他一直纠缠行李生，询问卧铺是怎么回事。行李生非常有风度，竟然能容忍这个男孩。”<sup>①</sup> 1947 年 1 月，奥康纳返回爱荷华市，着手完成《火车》的写作，这是她为艺术专业硕士学位（MFA）毕业所创作的小说集的六个故事中的最后一个故事。奥康纳的硕士论文是题为《天竺葵》的短篇小说集，标题故事是她已于 1946 年在《方言》杂志发表的处女作。

奥康纳把《火车》作为她创作中的长篇小说《智血》的第一章。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热情源于奥康纳自己切身体会到的“离乡”和“家”的主题。1951 年，红斑狼疮突然袭击了年仅 25 岁的奥康纳。2 月，奥康纳被转移到埃默里大学医院。她告诉她的朋友说：“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慷慨地奉献我的血液样本给这个、那个和其他技术人员，24 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sup>②</sup> 她想象着疾病和她如此努力地在创作的小说之间的联系，写信给朋友：“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心血之作，希望最近它能够面世，小说的名字将是《智血》。”<sup>③</sup>

奥康纳曾坚持认为：“任何我将自己完全曝露其中的故事都是一个坏故事。”<sup>④</sup> 然而，做出这一断言的 7 年后，奥康纳却将自己的一次经历几乎完整地写在她的小说中。1950 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康纳登上了从纽约市回佐治亚州的火车。这次旅行成了奥康纳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的生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她的好友莎莉·菲茨杰拉德说，当她送奥

<sup>①</sup> Paul Levine, “The Soul of the Grotesque”, *Minor American Novelists*, ed., Charles Alva Hoyt,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7.

<sup>②</sup> Flannery O’ Connor, *The Habit of Being*, ed., Sally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p. 24.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Flannery O’ Connor,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p. 957.